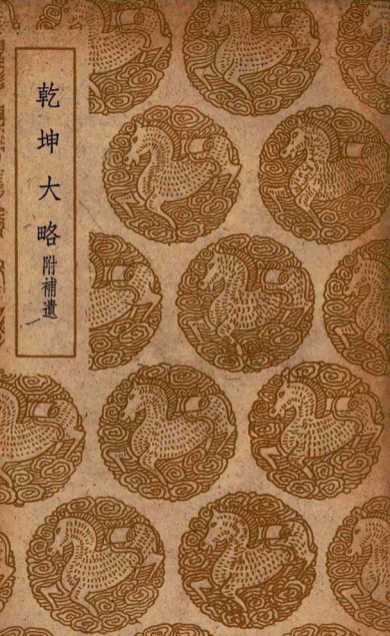


乾坤大略附補遺







乾 坤 大 略

附 補 遺

王 餘 佑 著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乾 坤 大 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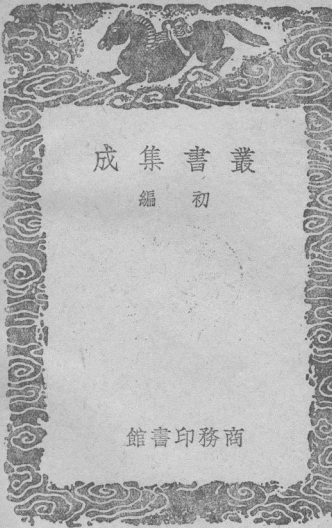
附補遺

一九三七年六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王 餘 佑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上 海 大 眾 文 化 印 刷 廠 印 刷



叢書集成
初編

商務印書館

乾坤大略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乾坤大略總序

有人問余山居何事。余舉所詠詩以示之曰。茅齋講書罷。執杖臨前澗。驅驢就茂草。坐石讀古詞。好鳥時來語。聽之頓忘疲。山翁行徑復何餘事哉。然性不平。好武健。雅不欲以腐木爛草。擲此生平。雖巢棲薇茹。時一室叫跳。輒覺鬚眉如刀槩豎。故獨慕陳同甫之好談霸王大略。又悅其倚天而號。提劍而舞。爲有真英雄風度也。十年間胸中壘塊。悉譜之於居諸編一書。淋漓慷慨之致。每一披吟。輒擊節徘徊。欲歌欲泣。自謂此志不肯輕以示人。然尙嫌其意旨統括間遠。未盡明英雄撫時及事之務。及經理規爲之次第。故復熟覽天下之大勢。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敗之機。劃然剖其所以然。如明鏡照面。鬚髮可數。然後標爲十目。各成一卷。據以古事。定以今評。雖不敢謂掌上山河。觀紋可竟。眼底雌雄。坐談能決。然而智能之所。以揆圖。英武之所以揮霍。項劉興亡。較若黑白。陳韓勝負。捷於影響。蓋已嘔心瀝血而出之矣。嗟乎。煙巒朝翠。松風夕爽。春花如繡。秋林若染。是間一開牧豎。藝藿不充耳。何用此咄咄奇事爲。曰。此山人之所以爲山人也。生來一點血性。既不肯塗朱傅粉。爭妍取憐於世人。又不發扞於雄編偉略。以洩其憤。蓋不平之氣。將所謂刀槩鬚眉。稜稜霄漢者。竟消沈於嫩蘿弱薛間。碌碌與草木朽。不幾令青山笑人哉。傅巖涓水。何曾貯此空疎無用輩。噫。是編也成。庶幾稍不落窠臼。今而後吾可以隱矣。獻縣五公山人王餘佑自序。

序

乾坤大略十卷。補遺一卷。五公山人所著。名曰此書者也。予宰肅水時。已鈔錄成帙。讀其跋語。謂十卷挨次而進。各有深意。不可以一絲亂。又云。一字不可增減。一字不可顛倒。慎勿妄生揣摩。致啓參錯。反亂定畫。而細閱卷中。往往事不歸類。踳駁頗多。心竊疑之。未甚究也。歲甲寅春暮。山人之裔孫王懋亭茂才來饒。攜其先人藏書數種。內有此書原本。因重校一周。始知篇中錯雜重復之處。爲後人所竄入。而原書固自融貫也。當是時。籌防吃緊。到處戒嚴。韜鈴攻守之術。尤爲救時良劑。予深喜得覩此書原本。爰重錄之。以復其舊。其所竄入十三條。刪其重復。另記於後。以資參覽。並以見前輩經綸世宙之作。全體大用。具有深心。後人不得夸多。妄爲增益云。咸豐四年歲次甲寅天中節後十日。辰州後學秦聚奎謹識於饒川官署。

乾坤大略卷一自序

兵之未起。其說甚長。不必詳也。已起矣。貴進取。貴疾速。進取則勢張。疾速則機得。呼吸間耳。成敗判焉。此不可不知所向也。而所向又以敵之強弱爲準。敵弱或可直衝其腹。敵強斷宜旁翦其支。此定理也。翦其支者。何曰避實而擊虛也。乘勢而趨利也。避實擊虛。則敵駭不及圖。如自天而下。乘勢趨利。則我義聲先大振。而遠近向風。不觀唐太宗之趨咸陽乎。進乃勝矣。不觀鯨布之歸長沙乎。退乃敗矣。微乎其不可以一瞬失也。霸王大略。此其首矣。故不惜備錄之。知其說者。夫固無餘蘊焉耳。若夫一時之利鈍。一事之堅瑕。又何足云。

乾坤大略卷二自序

兵只一道耶。曰不然。所向旣明。則正道在。不必言矣。然不得奇道以佐之。則不能取勝。項羽戰章邯於鉅鹿。而後高祖得以乘虛入關。鍾會持姜維於劍閣。而後鄧艾得以踰險入蜀。故一陣有一陣之奇道。一國有一國之奇道。天下有天下之奇道。卽有時正可爲奇。奇亦可爲正。而決然斷之曰必有。夫兵進而不識奇道者。愚主也。黯將也。名之曰棄師。不觀之蘇氏抉門旁戶踰垣之喻乎。其論甚精。無以易也。昔劉濞之攻大梁。田祿伯語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邊出延岑軍後。曹操拒袁紹於官渡。移軍欲向延津。而潛以輕兵襲白馬。用此道也。然則用兵。慎者勿曰。吾兵可以一路直至。而無煩於旁趨曲徑爲也。是以人國僥倖也。戒之哉。

乾坤大略卷三自序

兵之進也。固有所過城邑。不及下者矣。必以戰乎。曰。非我樂戰也。不得已而與敵遇。非戰無以卻之。蓋兵既深入。則敵必併力傾國以圖蹂盪我。恐我聲勢之成。此而不猛戰疾鬪。一爲所乘。魚散鳥驚。無可救矣。誠能出其不意。一戰以挫其銳。則敵衆喪膽。我軍氣倍。志定威立。而後可攻取以圖敵。古所謂一戰而定天下。其在斯乎。漢光武之於昆陽。唐太宗之於霍邑。可以觀也。昔沈田子以千餘人遇姚泓。數萬之衆於青泥。其言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今衆寡不敵。勢不兩立。若彼圍旣固。則我無所逃。不如擊之。遂敗泓兵。此深合機要。百慮不易之道也。

乾坤大略卷四自序

戰固無疑矣。然不得其道。禍更深於無戰。古有百戰之說。以吾言之。不啻百也。將從何處說起耶。曰。吾言吾初起之戰焉耳。以烏合之市人。當追風之鐵騎。列陣廣原。堂堂正正而與之角。不俟智者而知其無幸矣。出奇設伏。又何再計焉。孫臏之破龐涓。以怯卒。韓信之破陳餘。以市人。李密之破張須陁。以羣盜。用寡以覆衆。因弱而爲強。善戰之術。固不止此。然當其事者。斷斷乎於此二者求之。則萬舉萬當。不然者。必敗。

乾坤大略卷五自序

戰失其道。未有不敗者。得其道。未有不勝者。勝則破竹之勢成。迎刃之機順矣。自此招攬豪傑。部署長吏。撫輯人民。收按圖籍。頒布教章。所謂略地也。顧其策何先。曰。是有機焉。蹈之而動耳。不煩兵也。昔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不能下。使非納蒯徹之說。以侯印授范陽令。而使之朱輪華轂。以驅馳燕趙郊。則三十餘城。烏能不戰而服乎。善乎李左車之對淮陰也。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餘萬衆。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今以罷弊之卒。屯之燕堅城之下。燕若不服。齊必拒境。以自強。此將軍之所短也。爲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至今思之。雖孫吳復生。何以易焉。而要非戰勝之後。則斷不及此。何也。勝則人懼吾威。而庇吾勢。利害迫於前。而禍福忱其心。故說易行而從者順。若在我無可恃之形。而徒以虛言鬻衆。是猶夢者之墮井。無怪乎疾呼而人不聞也。此又不可不留意也。

乾坤大略卷六自序

兵法城有所不攻者。當奉之以爲主。至於要害之地。我不得此。則進退不能如意。而形相制勢相禁。於是反旗鳴鼓。以試吾鋒。霍然如探喉骨而拔胸塊也。昔高帝長驅入關。已行過宛。西張良云。今不下宛。而西進。前有強敵。宛乘其後。我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乃夜迴兵圍宛。克之。遂得前進無慮。夫以深入重地之師。計必制敵之死命。而留中梗以貽後患。豈良圖哉。古恆有軍旣全勝。而一城扼險。制吾首尾。幾覆大業者。皆由於謀之不早也。狄青之取崑崙神矣。不然。屈力殫貲。鈍兵挫銳之戒。豈不聞之。吾知有不顧而疾趨焉耳。何必攻。

乾坤大略卷七自序

能取非難。取而能守之爲難。汛守非難。守而能得其要之爲難。昔項羽委敖倉而不守。棄關中而不居。而卒使漢資之以收天下。此最彰明較著者也。他如陳豨之不知據邯鄲而阻漳水。董卓之不知依舊京而守雒陽。自古及今。坐此患者。不可勝數。而獨南宋君臣守江失策。尤爲可笑。試取當日諸巨公奏議觀之。了然矣。

乾坤大略卷八自序

隆中數語。野夫常談。然亦曾有取其言細求之者乎。今其言曰。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險。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事。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天下規模。孰大於是。所以當時英雄所見略同。周瑜既敗曹瞞。因言於孫權曰。今曹操既敗。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所。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盛曹。北方可圖也。江南形勝。可以進窺中原者。其論蓋本諸此。厥後六朝勝敗不常。力皆不副。至於南宋諸公。有其言而無其事。然而其言亦精且悉矣。其所云立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及重鎮襄陽。以係中原之望。又云。天下形勢。居西北足以控制東南。居東南不足控制西北等語。俱關至極。聖人復起。無以易也。若夫朝廷之上。置中書以總機務。疆場之外。建專闕以總征伐。經理度支。撫馭軍民。適寬嚴之宜。得緩急之序。崇體大立宏綱。破因循之舊格。布簡快之新條。使人人輯志。處處嚮風。斯立國之初政。又不可以一事不周者也。嗚呼。盜賊之與帝王。無俟觀其成敗。其規模氣象。蓋已不同矣。

乾坤大略卷九自序

干戈屢興。民不安業。郡縣蕭條。無雞犬聲。大兵一起。立見此景。語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信非虛也。如此而擁大衆以征伐。掠無可掠。何況轉輸乎。古所謂百萬之衆。無食不可一日支。正此時矣。李密以霸王之才。徒以用粟不節。卒致米盡人散之憂。昔漢之興也。食敖倉之粟。唐之興也。資黎陽之利。今天下俱置。既無秦隋之富以貽之。何所借以成漢唐之大業乎。屯田一著。所謂以人力而補天工也。其法不一。或兵屯。或民屯。大抵創業之屯。與守成之屯不同。懷遠圖者。當於此處求之。無煩詳載也。

乾坤大略卷十自序

君見搏虎者乎。平原廣澤，不憚馳驚以逐之。至於虎負隅矣，則當設網羅，掘陷阱，圍繞其出路，旁睨而伺之。久將自困，若奮不顧身，徑進而與之鬪，鮮不傷人矣。吾之用兵，自初起以至於勢成，敵境日蹙，而力亦日專，此亦負隅之虎也。吾欲一舉而斃之，豈可不厚爲之防哉。昔周世宗既平關南，宴諸將於行營，議取幽州。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世宗卒還師，宋曹彬、潘美諸將北伐，陛辭。太宗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及曹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至，帝訝其進軍之速，後果以諸將貪利，輕進至涿，竟爲耶律休哥所敗，非明鑑耶。故欲克敵者，強其勢，厚其力，謹其制，利其器，然後堂堂陳，正正旗，聲罪致討，而施戎索，乃全勝之術也。不然，吾甯蓄全力以俟之，經綸庶政，振舉遠猷，大勢既定，彼將焉往哉。

乾坤大略補遺自序

十卷中至矣盡矣。尙須補也。與哉。曰。爲十勝而設也。江南脆弱。誰不聞之。然迹其所以勝。不在強弱也。願人之運用何如耳。遂併其佐勝之著。編中未錄者。偶記於此。此外仍有王文成公破宸濠始末兵略最精。不可不一覽。

乾坤大略目錄

卷一

兵起先知所向

卷二

兵進必有奇道

卷三

初起之兵遇敵以決戰爲上

卷四

決戰之道在於出奇設伏

卷五

乘勝略地莫過於招降

卷六

攻取必於要害

卷七

據守必審形勝

卷八

立國在有規模

卷九

兵聚必資屯田

卷十

克敵在勿欲速

補遺一卷

乾坤大略卷一

獻縣王餘佑著

兵起先知所向

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韓生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兵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越。漢王復軍成皋。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成皋。漢王逃去。北渡河宿小修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皋。欲西。王欲捐成皋以東。而屯鞏洛。以拒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敖倉。吳王起兵。殺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合兵破梁棘壁。乘勝銳甚。梁遣將軍擊之。皆敗還走。乃拜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酈寄擊趙。欒布擊齊。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周亞夫言

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漚阨。之間。且兵事尙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殺漚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而東北壁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又愬於上。上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糧道。梁使韓安國。張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卽走漢軍。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餓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棄軍夜亡。走。楚王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其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屬人。人亦且反王。奈何。王卽不許祿伯。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救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亦不用。竟走死。

漢高以陽夏侯陳豨爲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反。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

無能爲矣。周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

豨布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而臥矣。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豨布東擊荊。荊王賈走死。擊楚。楚與戰。徐僮間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果散布遂引兵西。

虞詡爲朝歌長。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爲憂。稜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皋。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闔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史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

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袁紹等諸軍討董卓。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將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軒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壁深壘。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矣。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還屯河內。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曹善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衆略東郡。操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孫堅舊將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

昭烈恥關羽之歿。將擊孫權。將軍趙雲諫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鬪。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

魏文欽以驍果見愛於曹爽。而卞邱儉素與夏侯元李豐善。至是皆不自安。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岳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於是儉矯太后詔。趣兵壽春。移檄州郡。

以討司馬師。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儉將兵五六萬衆。渡淮至項堅守。使欽在外爲遊兵。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鬪羽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孫權襲取之。今將士家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痛創甚。或謂不宜行。肅又與尙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不決。嘏曰。淮楚兵勁。其鋒未易當。若諸將戰有利鈍。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輿疾而東。以弟昭兼中領軍。留守洛陽。師又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荊州刺史王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畏儉等迫脇。是以屯聚。若大兵一臨。瓦解必矣。師從之。以基爲前軍。既復令基停駐。基曰。儉等詐謀已露。衆心疑阻。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懼。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略民以自益。而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此爲措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有矣。軍宜速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四十餘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師聽之。進據灑水。閏月。次灑橋。基復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久。議者多言將軍持重。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決。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之。儉等亦往爭。聞基先到。乃還。吳孫峻率兵襲壽春。師命諸軍深壁以待。來軍之集。諸將請進攻。師曰。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欺誘。與之舉事。少與持久。詐情自露。將不戰而克矣。乃遣諸葛誕自安風向壽春。胡遵出譙。宋絕其歸路。儉欽進不得關。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

知所爲。將士家皆在北。降者相屬。兗州刺史鄧艾將萬餘人趨樂嘉城。儉使欽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欽猝遇之。未知所爲。其子鵞年十八。勇力絕人。謂之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之。鵞率壯士先至。鼓噪。軍中震擾。師驚駭。病目突出。恐衆知之。嚙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鵞見兵盛。乃還。欽引而東。鵞以匹馬拒追騎數千。所向披靡。人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故曹氏家奴。從師行。知師目出。啓云。欽本明公腹心。素與大目相信。乞爲公追解之。乃乘馬追欽。謂曰。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欽殊不悟。乃更怒罵。欲射之。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儉聞欽退。恐懼。夜走壽春。亦潰。孫峻進至橐皋。欽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遂詣峻降。儉走慎縣。人就殺之。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不聽。維遂將數萬人至枹罕。魏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於洮西。大敗。死者萬計。還保狄道城。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維大怒。遂圍狄道。魏詔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衆太盛。今以烏合之卒當之。殆必不可。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敵。此計之得也。泰曰。維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襍陽積穀之實。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今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吾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矣。遂進軍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卒至。急攻不克。乃遁而還。秦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動擾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

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大將不當爾耶。

資校本無此條

正月朔。長樂公不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乃知其行列人已起兵矣。慕容垂稱燕王。帥衆二十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而農亦驅列人居民爲卒。使趙秋說屠洛及東夷烏桓各率部衆數千赴之。攻破館陶。衆至數萬。推農爲驃騎大將軍。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者。皆欲建功。規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不使石越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農曰。今起義兵。惟敵是求。當以山河爲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乎。越至列人西。農參軍趙謙請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戰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壯。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也。向暮。農鼓噪出陳於城西。牙門劉本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農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劉裕從徐克刺史桓修入朝。與劉毅何無忌孟景及裕弟道規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討宏。據廣陵。長民爲刁達參軍。使殺達。據歷陽。宏達皆元黨也。裕託以游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衆隨之。入斬桓修。孟景勸桓宏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孟景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斬之。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爲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景爲長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於竹里。移檄遠近。元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元曰。彼兵銳甚。計出

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拒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元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慮之深。元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携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桓謙與何澹之屯覆舟山。裕先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以油灌諸木枝燃之。火光徧滿山谷。元不知測。裕乃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謙軍皆殊死戰。無不以一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縱火。煙塵漲天。鼓噪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走。

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襲建康。不從。自至番禺。說之曰。本住嶺外。豈將以此傳之子孫耶。正以劉裕難與爲敵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裕平齊後。以璽書徵君。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恐將軍不能當也。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蒂。裕雖南還。無能爲己。循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皆陷之。道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朝廷急徵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乃以韓範爲都督八郡軍事。封融爲渤海太守。引兵還。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循兵艦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所將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拳捷善鬪。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爲晚也。無忌不聽。

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強弩數百登山邀射。乘風暴急。遂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遂握節而死。劉毅將自拒盧循。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可輕。今修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又遣劉藩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謂我真不及劉裕耶。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五月與循戰於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舟步走。其衆皆爲循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徐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裕募人爲兵。賞賜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人測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兵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旅漸集。徐更論耳。時劉毅新敗。人情洶懼。將士北還者多。瘡病建康。戰卒不盈數千。循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樓船高十二丈。孟彙諸葛長民欲奉乘輿渡江。以避其鋒。裕不聽。參軍王仲德謂裕曰。明公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同匹夫。何以威物。裕甚悅。彙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草間求活也。彙甚請死。裕怒曰。卿且一戰。死復何晚。彙乃抗表曰。臣贊北伐之計。使狂賊乘間至此。謹引咎以謝天下。乃仰藥而死。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瑯琊王德文都督宮城。裕屯石頭。謂將佐曰。賊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回泊西岸。此成禽耳。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進攻。循曰。大軍未至。孟彙望風而自裁。以大勢言之。當計日。

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克之道。且多殺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道覆嘆曰。我終爲慮公所悞。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城見循軍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回泊蔡洲。乃悅。遂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兵戍之。明日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音悉衆。自白石步上。裕留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爲之防。裕曰。石頭城險。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矣。又明日循焚查浦。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出戰大敗。林子據柵力戰。賊乃退。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赤特。出陣於南塘。

宋休範帥諸二萬騎五百發尋陽。以書與諸執政。稱運長等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無罪被戮。請誅之。朝廷惶駭。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宜頓兵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復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破賊必矣。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內外戒嚴。道成遂屯新亭。張永屯白下。沈懷明戍石頭。道成治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捨舟步上。遣其將丁文豪別趨臺城。而自以大衆攻新亭。道成拒戰移時。外勢愈盛。衆皆失色。休範白服登城。以數十人自衛。校尉黃回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乃出城放仗。大呼投降。休範信之。置於左右。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之。其將杜黑驢攻新亭甚急。遂北趨朱雀桁。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門內。召劉劭於石頭。劭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黑驢戰殺道隆。劭中外大震。會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

稍欲退散。許公與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已就戮。屍在南岡下。我乃蕭平南也。諸君諦視之。刺皆已焚。勿懼也。卽遣陳顯達等將兵入衛。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付託。不能綏靖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驢文豪等。皆斬之。進克東府。餘黨悉平。秦校本無此條

沈攸之與蕭道成同直殿省相善。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於是勒兵移檄朝廷。洵懼。初。道成以世子隨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及徵隨爲左衛將軍。隨乃薦司馬柳世隆。自代。謂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爲其內。我爲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隨行至尋陽。衆欲倍道兼行。趨建康。隨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留屯溢口。內藩朝廷。外援夏口。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衆心齊。一江山皆城隍也。隨乃奉晉熙王雙鎖。溢口。道成聞之。喜曰。真我子也。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強。有驕色。主簿宗儼之勸攸之攻郢城。功曹臧寅以郢城地險。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衆東下。柳世隆遣人挑戰。肆罵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魏高乾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襲信都。奉隆之行州事。爲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殷州刺史爾朱羽生襲之高敖曹。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擊之。羽生敗走。敖曹馬稍絕世。左

右無不一當百。高歡屯壺關，聲言討信都，衆懼。高乾曰：「吾聞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諸君勿懼。」乃潛謁歡於滏口，說之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強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鄴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悅，與同帳寢。秦校原本無此條。

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斛律金、庫狄千、與婁昭、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爲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憂懼。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乃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號痛，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爲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然當推一人爲主，誰可者？」衆推歡，歡曰：「爾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會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不爲天下笑。」衆皆頓首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起兵信都，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救之。乾輕騎入見刺史爾朱羽生，因斬之，持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抗表罪狀爾朱氏，斛律金救勸會長也。嘗爲懷朔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

侯景聞臺軍討已，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爲所困，不如決志東向，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今宜卽進。景乃詐稱出獵，十月襲譙州，執刺史蕭泰，攻歷陽，太守莊鐵以

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日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以鐵爲導，引兵臨江。梁主問策於尙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羊侃曰：今茲敗矣。景聞之喜曰：吾事辦矣。乃濟江，建康大駭。梁主悉以內外軍付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軍事。羊侃爲軍師副之。秦校本無此條

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諸將東擊侯景。至巴陵，聞郢州陷，因留戍之。繹遣僧辯書曰：賊旣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且守巴邱，以逸待勞，無不克矣。又謂僚佐曰：景若水陸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此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可任。景攻不拔，野無所掠，暑夜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徐嗣徽自岳陽，杜則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守夏首，宋子仙爲前驅，趨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僧辯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寂若無人。景衆濟江，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說其弟宜州刺史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慚，翻欲陽誘取弓射之。珣慚而退。景百道攻城，城中鼓噪，矢石雨下，殺賊甚衆。景乃退。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軍饑疲，疫死大半。繹遣胡僧祐援巴陵。

隋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爲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海南，距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陰蓄異圖，諮議參軍王嬬者，僧辯之子，個儻好奇略。

與蕭摩訶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爲諒所親善。贊其陰謀。會熒惑守東井。諒以儀曹傅奕曉歷星。問之。對曰。東井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常理耳。諒不悅。及高祖崩。煬帝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詔汝。敕字旁別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合。則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發兵反。司馬皇甫誕流涕苦諫。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當竭誠效命。豈得身爲厲階乎。鍾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義而釋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頰說諒曰。王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倡言楊素反。將誅之。兵曹裴文安說諒曰。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頓於灊上。則京師震擾。兵不暇集。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諸將分道四出。署文安爲柱國。與紇單貴王昉等直指京師。諒簡精銳數百騎戴鞬離。詐稱宮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代州總管李景發兵拒諒。遣喬鍾葵帥兵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攻輒崩毀。景且戰且築。士皆死關。鍾葵屢敗。景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文多謀畫。善拒守。景推誠任之。已無所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蒲城。夜至河際。收商賈船數百艘。置草其中。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單貴敗走。聃以城降。詔以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帥衆數萬以討諒。諒將棊良攻砥相不克。遂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史祥爲行軍總管。軍河陰。祥曰。

公理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乃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逆戰。未及成列。祥擊敗之。遂趨黎陽。棊良軍潰。帝將發幽州兵。疑總管竇抗有二心。以李子雄爲上大將軍。又以長孫晟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在諒所。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謁。子雄伏甲擒之。遂發其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出西陘。鍾葵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領兵數百人。人持以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復戰。兵合。命驅牛驢者鳴鼓疾進。塵埃漲天。鍾葵軍潰。縱擊破之。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萬。柵絕陘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營於谷口。使軍司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強。多願守營。素聞之。卽召所留三百人悉斬之。更令簡留。無願留者。素乃引軍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聞之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素。會大雨。欲引還。王頰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乃望敵而退。是沮戰士之心。而益西軍之氣也。願王勿還。諒不從。頰謂其子曰。氣候不佳。兵必敗矣。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頰自殺。楊元感。素之子也。蒲山公李密。弼之曾孫也。元感與爲深交。帝方事征伐。元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爲將領。帝喜。寵遇日隆。頗預朝政。至是。命元感於黎陽督運。乃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篙梢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民水火。何如。衆皆

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主簿唐禕逃歸河內。先是元感陰遣召李密及弟元挺。密至。元感大喜。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元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策。乃上計也。遂引兵向洛陽。遣元挺將千人爲前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等。勒兵爲備。元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緣洛水西入。元挺逾邙山南入。元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柳盾。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人達奚善意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將作監裴宏策將八千人拒元挺。善意兵潰。鎧仗皆爲積善所取。宏策戰敗。走。元挺不追。宏策退收散兵。復結陣以待之。元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宏策又敗。如是五戰。直抵太陽門。宏策將十餘騎馳入宮城。餘皆歸於元感。元感每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效者。日以千數。

李淵入臨汾。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

之諸將請先攻河東。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時關內羣盜孫華最強，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見淵，淵慰獎之，以任瓌爲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王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爲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爲擒矣。後果走而被擒。

河南山東大水，餓莩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太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趨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稿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

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京兆諸縣多降。

李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躬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誓衆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突厥亦帥其衆以從。淵至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大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能進。遣沈叔安等至太原。運一月糧。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強。欲爲盟主。淵覆書以驕之。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乏糧。劉文靜請兵於始畢。可汗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爲隋兵尙強。未易猝下。李密奸謀難測。武周惟利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願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以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爾。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自。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在爾。惟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進追左軍。復還。旣而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李淵趨霍邑。恐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諶以武於我。彼恐爲左右所奏。安得不出。淵然之。乃與數百騎先至。

霍邑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揮。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召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陣於城東。世民陣於城南。淵建成戰少。卻。世民與軍頭段志元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陣。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投壘。劉宏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卽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及行賞。軍吏疑奴應募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勳。授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秦校原本無此條

李敬業起兵。魏溫說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爲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強。分則弱。敬業不并力渡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前矣。敬業遂行取潤州。聞李孝逸將至。回軍拒之。屯下阿溪。使敬猷逼淮陰。韋超屯都梁山。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

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敬業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敬猷不習軍事，其衆單弱。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孝逸從之，引兵擊敬猷。敬猷走，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元忠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敬業置陣既久，士卒多疲倦，陣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輕韓走將入海。孝逸乃追斬之。

祿山之至葦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受輜，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軍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壁，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腰膂，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

秦校本無此條

鄭祇德求救於鄰道，浙西宣歙遣兵赴之。祇德饋之，比度支多十三倍，而將猶以爲不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爲導，諸將或稱病不行，或先求職級，竟不果遣。城中各謀逃潰。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

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牙中無可語者。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爲浙東觀察使。召入問以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黎明台所過。俘其少壯。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旼曰。宜急引兵趨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宜歛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進士王輅曰。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爲。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猶豫未決。式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而來。當免其死。式入越州。送鄭祗德。樂飲而歸。始修軍令。於是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病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無言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是。或而引賊將來降。實竊虛實。悉捕索斬之。嚴門禁。警夜周密。賊不知我所爲。式命諸縣開倉廩。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也。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舉籍管內得數百人。虜久羈旅。困餒甚。式既犒飲。又矚其家。皆泣拜。願效死。悉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騎兵大足。或請爲烽燧。調賊。式笑而不應。選儒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怪之。不敢問。於是

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脇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唯謂裴甫曰。向日從吾謀。甯有此困耶。收王輅等斬之。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賊皆乘船走山谷。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尙萬餘人。浙東兵大破裴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昭義將跌跌戮令士卒敢顧者斬。賊復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式斬唯等。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幸得從公破賊。然有所不喻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更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儒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盜爲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裴甫爲事。軍需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周故臣李筠起兵。令幕府爲檄數帝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邱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帝遣石守信等分

道擊之。乃勅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

秦校原本無此條。

江南江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安戍兵少，宋前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饜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於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讎也，他日必爲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宜歛叛，陛下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

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爲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秦校原本無此條。

蒙古主鐵木真殂於六盤山，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心能許我，則下兵唐鄆，直搗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

金降人李昌圖言於蒙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

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之。白於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於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先趨寶雞。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

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殺河。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尙書省。平章朮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益衰。秦校本無此條

徐壽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饒諸州。遂犯昱嶺關。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參政樊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斫賊。中槍而死。時董搏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使賊乘勝出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猶豫未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曰。公浙江相君。方面旣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此。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麾壯士突前。諸將相繼夾擊。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亦次第平。搏霄亦受代去。秦校本無此條

伯顏破二郢。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覘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互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禱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船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於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鷓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隨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朮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涯進薄陽邏堡。貴率衆來援。阿朮卽以昏時率四翼軍迺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朮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卽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隨後。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爲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朮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卻。阿朮遂登沙洲。攀岸步鬪。散而復合。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朮獲其船千餘艘。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朮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朮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乃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賈似道以精銳七

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船二千五百艘橫互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鬪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檝數十。採薪芻置其上。揚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朮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朮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喧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

乾坤大略卷二

兵進必有奇道

龐涓仕魏爲將軍。伐趙。齊救趙。孫子曰。夫解難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闕者。不搏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敵於魏也。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

魏使龐涓伐韓。韓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之。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矣。不如早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敵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爲將。孫子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

魏王豹初降漢。復以親疾辭歸。至國。卽絕其河關。反與楚約。和漢。王遣酈生往說豹。不聽。漢命韓信擊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引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帥兵迎戰。信遂執豹定魏。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今井陘

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必爲二子所擒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間視知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戒曰。俟趙空壁逐我。卽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傅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遺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

漢王走河北。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向。欲復與楚戰。鄭忠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綰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

公孫述使其將延岑。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於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耶。卒破延岑。

孫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戰不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猝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不備。出其

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燃火爲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周昕逆戰。策斬昕。朗乃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

曹操將擊烏桓。行至易。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衆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操遣使辟田疇。卽至。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溽滯不通。敵亦遮守谿要。軍不得進。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尙有微徑。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擒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敵乃知之。尙熙與蹋頓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敵遇。縱兵擊之。斬蹋頓。降者二十餘萬。馬超韓遂衆十餘萬。據潼關。七月。操自將擊之。八月。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徐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坂。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坂津。爲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操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閏八月。操北渡河。遂自蒲坂渡西河。循河爲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作浮橋。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九月。進軍悉渡。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乃設計以離間超。遂方與克日會戰。大破之。遂超奔涼州。操追至安定而還。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先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

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旣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敵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爲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鍾會伐蜀。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斜徑。經漢德陽亭趨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如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不進。黃崇屢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不從。艾遂長驅而進。

慕容翰請於燕王。旣伐高句麗。高句麗有二道。北道平闊。南道險狹。衆欲從北道。翰曰。敵必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丸都不足取也。別遣偏師出北道。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四支無能爲也。旣從之。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以翰及慕容霸爲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將兵萬五千出北道。以伐高句麗。其王釗果遣弟武帥精兵拒北道。自帥羸兵備南道。翰等先至。與釗合戰。旣以大衆繼之。高句麗大敗。諸軍乘勝。遂入丸都。王寓等戰於北道。皆敗沒。

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

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兵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闕關。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拜表卽行。秦校本原無此條

桓溫步騎五萬發姑孰。將自兗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河淺。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至金鄉。天旱水絕。使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會於清。引舟自清入河。舳艫數百里。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必絕。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舉衆趨鄴。彼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來夏乃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澀滯。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已也。溫又不從。遣攻胡陸拔之。進至枋頭。後卒爲慕容垂所破。

燕王垂以二月部分諸將。出壺關。溢口沙庭。以擊西燕。標榜所趨。軍各就頓。西燕主永聞之。分道據守。聚糧臺壁。遣兵戍之。旣而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入。乃悉斂諸軍。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四月。垂引大軍出溢口。入天井關。五月。至臺壁。破之。永召太行軍還。自將拒之。垂陣於臺壁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僞退。永衆追之。澗中伏發。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永走歸長子。秦校本原無此條夏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恆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

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魏主從之。遂如統萬。謀襲平涼。

齊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魏主親禦之。命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齊兵大敗。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間道南走。魏收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也。軍入均口。馮道根曰。均均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鄴城。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驛。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他人莫知。至是始下詔伐齊。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弼曰。齊雖無道。潘鎮有人。今出師河陽。精兵所聚。恐難得志。如出汾曲。戍小山平。則攻之易拔矣。民部中大夫趙贖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宏曰。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故每不捷。如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爲上策。周主皆不從。帥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渾城。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

孤永業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至。憚之。九月。周主有疾。夜引兵還。齊王憲等降。拔三十餘城。皆棄不守。

越州高智慧。蘇州沈元愴。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詔楊素討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爲營。周互百餘里。船艦被江。素擊之。總管來護兒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陣以待之。勿與戰。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燄漲天。素縱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逃入海。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千。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得者以告。素上其事。上嗟嘆。厚賜其家。斬智慧。因泛海掩至泉州。擒賊帥王國慶。江南大定。

李世勣伐高麗。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而潛師北趨。百道出高麗。不意。自通定濟遼水。至元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車駕至安市。城攻之。高麗比部耨薩延壽。惠真帥兵十五萬救安市。上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爲壘。據險食粟。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付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才。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旣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

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上猶恐其不至。命阿史那社爾將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僞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陣。長四十里。上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觀望形勢。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虛。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根本。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矣。上不應。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自山北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挾鼓角。偃旗幟。勅諸將聞鼓角。齊出奮擊。延壽等見世勣布陣。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陣已亂。薛仁貴大呼陷陣。所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

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等步騎七萬會於易州。李存審曰。彼衆我寡。彼騎多。我步多。我不利於平原。嗣源曰。彼無輜重。我行必載糧。設平原而彼抄吾糧。我先自潰也。不若自山中潛趨幽州。遇敵則據險拒之。遂踰嶺而東。嗣源與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遇契丹力戰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躍馬奮搗。三人其陣。斬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始卻。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過寨。寨中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審戒步兵陣於後勿動。先命羸兵曳柴燃草以進。鼓譟合戰。趨後陣乘之。斬契丹萬計。幽州圍解。

劉智遠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智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敵主雖死。黨衆猶

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榜無應援。若羣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道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澀。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汭定矣。智遠曰。卿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崇爲北京留守。

上久欲伐蜀而無辭。會趙彥韜潛以蜀主與北漢主約。同舉兵濟河。蠟書獻之。太祖喜曰。吾用兵有名矣。令彥韜指畫江山曲折之狀。關砦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遂命王全斌等伐之。且謂曰。凡克城寨。止藉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由鳳州。劉光義等由歸州進。十二月。全斌入蜀。與州屢敗蜀師。擒招討使韓保正。蜀衆大潰。蜀帥王昭遠保劍門。光義至蜀。夔州有鎖江爲浮橋。上設敵柵三重。沿江列礮具。光義將行。太祖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軍至此。泝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卻。卽以戰艦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鎖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蜀守將高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遂入甯江城。彥儔自焚死。乾德三年春正月。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驪。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次青驪。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衆屯漢源坂。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股慄。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蜀主皇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

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爲我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降表，遂入城。自發汴州至此，凡六十六日。

初，曹彬、潘美諸將北伐，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敵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曹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脇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從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略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隙食，則擊離伍單出者。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懿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引退，休哥因出兵臨之，戰於歧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饜。聞休哥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帝聞之，悔，謂張齊賢等曰：卿等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時得報敵分道渡河，詔統制韓世忠與宗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卽以

彥爲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滑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阻之。韓世忠既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自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曹成。成方爲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乾坤大略卷三

初起之兵遇敵以決戰爲上

王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合兵得四十二萬人號百萬旌旗輻重千里不絕五月出潁川與尤茂合諸將見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昆陽卽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迫急乃更請秀復爲圖畫成敗皆曰諾時城中惟八九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固不如先擊宛宛敗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鞠擡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又不聽劉秀至鄗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朔秀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

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陣。敕諸營皆按部勿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陣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出。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伏屍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潢川盛溢。虎豹皆股慄。士卒溺死以萬數。邑尤茂輕騎。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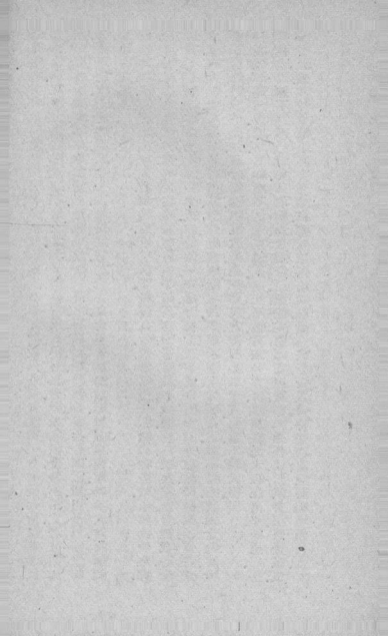
王郎兵起。光武渡滹沱。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卽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光自恐不全。聞秀至。大喜。彤亦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彤曰。王郎假名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旣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雖散逃亡。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部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力子都軍中。任光以爲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秀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力子都軍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吏民得檄。轉相告語。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載木自隨。皆來迎秀。秀皆以爲將軍。衆稍合。至萬人。北擊中山。進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

沈田子傅宏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八月。太尉裕至闔鄉。秦主泓欲自將禦裕。恐

田子等製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宏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而先薄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軍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萬餘級。泓奔還瀨上。

張巡至真源。哭於元元皇帝廟。遂起兵。西至雍邱。與賈贛合。初。雍邱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邱。贛出戰死。張巡兼領贛衆。潮復與賊將李懷仙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种師道帥師入援。至洛。聞幹離不已。屯東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遲不進。形見情露。只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增壘自衛。



乾坤大略卷四

決戰之道在於出奇設伏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伏者奔。祝明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

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息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於速杞。隨師敗績。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邱。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麋人帥百濮聚於遷。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豈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於句瀼。使廬戡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楊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陞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鯨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

備。楚子乘駟會師於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滅庸。

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伐齊。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人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隘。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遂入齊。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置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佻。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

吳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

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於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吳子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旣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秦圍閼與。趙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皆言道遠險阨難救。趙奢曰。道遠險阨。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帥大喜。奢旣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請刑。不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卽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

賊見勢弱，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嶧底。

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欲與羣臣議還，荀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搃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說紹可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抄。許攸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擒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皆不從。會許攸犯法奔曹，說曹曰：袁氏幅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守營，自將五千步騎，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屯，放火急擊之。紹聞曹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請先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必不拔。若瓊等見獲，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營，不能下。騎至烏巢，操大破之，斬瓊等，盡燒其糧穀。張郃、高覽降曹。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朱桓兵纔五千人，諸將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兵法稱客倍而主人半。

者。謂俱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待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不自來。尙不足憂。况仁等耶。乃偃旗息鼓。示弱以誘之。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王雙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秦。秦燒營退。桓遂斬雕虜雙。

晉王浚遣都護王昌。帥諸軍及段疾陸眷。與弟匹磾。文鸯。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兵出戰。皆大敗。勒召將佐曰。吾欲悉衆決勝。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俟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段氏。最爲勇悍。而末杯尤甚。其銳卒皆屬焉。今刻日來攻此城。必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宜且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彼必震駭。不暇爲計。破之必矣。末杯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爲突門。旣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從突門出擊之。不克而退。末杯逐之。入其軍門。爲勒衆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里。

漢劉暢帥兵三萬攻滎陽。太守李矩未及爲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使巫陽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踴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以身免。李矩守滎陽。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馬牛。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還。

周法尙初自陳來歸周。陳將樊猛濟江討之。尙遣部曲督韓朗詐爲背尙。奔於陳。僞告猛曰。法尙部兵不願降北。若得君討之。必無鬪志。自當於陣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兵急進。法尙乃佯爲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陣兵急進。法尙先伏輕船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尙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而浦中伏發。入猛船。取陳旗幟。建周旗幟。於是猛大敗。僅以身免。

李密說翟讓攻下滎陽諸縣。隋遣張須陀爲滎陽通守以討之。讓向數爲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驍勝。旣驕且狠。可一戰而擒也。分兵千餘人伏林間。須陀方陣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陀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陀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陀戰死。部兵號泣。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爲之喪氣。

李密取興洛倉時。東都人皆以密爲饑賊。盜米。烏合易破。爭來應募。衣服鮮華。旗鼓甚盛。陳於石子河西。密讓選驍雄。分爲十隊。令四隊伏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陣於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大敗。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真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徵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今之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

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命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皆驚潰。休哥創造。契丹不敢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

張俊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界江筠之間。遂急趨之。旣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斂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爲怯。俊諜知賊意。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大敗之。因呼俊爲鐵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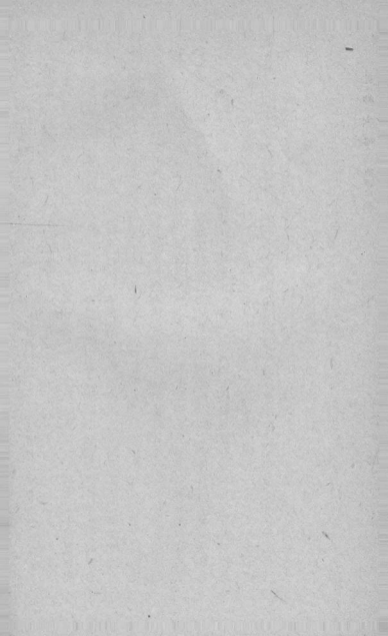
韓世忠受命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棊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

韓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平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既

吾鞭所向。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金將軍聶兒勃董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勃董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攏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搆人胸。下搆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二百餘人。追至淮。殺溺無算。論者以爲中興武功第一。

金主亮築臺江上。自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奔睹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丙子。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少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鰐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允文知亮厥明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出海州。駐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於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

夾攻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僞詔來諭王權。若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置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率其軍趨揚州。



乾坤大略卷五

乘勝略地莫過於招降

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曰：「足下必攻得然後下城。戰勝然後得地。而今有策可不動而下數十城。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曰：「范陽令徐公畏死欲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若不殺而以侯印授之。使之朱輪華轂。馳驅燕趙郊。燕趙人見之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則燕趙諸城可勿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

秦遣兵拒饒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爲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意而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韓信破趙。獲李左車。問計。對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疲。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拒境以自強。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辨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服。」

吳漢亡命至漁陽。聞光武長者。獨欲歸之。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爲然。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說

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倉廩實。乃拜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遣李軼書曰。愚聞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商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觀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尙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問親。遠不問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大臣乖離。紀綱已絕。蕭王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邪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矣。軼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皋。以東十三縣。武勃將萬餘人與異戰於土鄉下。異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張遼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

射矢更稀。此必彘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彘曰。公有命使遼傳之。彘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曹公神武。方以德懷遠方。先附者受上賞。彘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彘家拜妻子。彘歡喜。隨詣曹。曹遣彘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彘必不敢害也。諸葛亮討南夷。所在戰捷。由越嶲入斬雍闓等。孟獲素爲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卽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皆平。亮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夷人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相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獲不復反。宋沈攸之自彭城還也。留申纂守無鹽。張謐守圍城。與肥城。糜溝。垣苗皆不肯附魏。魏遣將軍慕容白曜將兵赴青州。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司馬鄆範曰。輕軍深入。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爲備。今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從之。引兵僞退。夜進攻之。拔無鹽。殺申纂。欲盡以其人爲軍賞。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爲經略。今人心未洽。連城相望。皆有拒守之志。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將攻肥城。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益。軍勢不勝。足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不敢不懼。若飛書喻之。不降則散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得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

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

周韋孝寬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爲？於是引軍壁於武陟，與尉遲迥隔沁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總管梁士彥、宇文忻、崔宏度並受迥餽金，堅以爲憂。與鄭譯謀代之。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糜餼，則自郟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府司錄高穎請行，堅喜遣之。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就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遺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宏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宏正爲之請。上許之。宏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州圖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憑險，自以爲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心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泣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不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

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阡能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往代之。未發前一日。執阡能之謀者。仁厚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因某父母妻子。而曰汝詞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汝歸。但語阡能云。高尙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爲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憫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故使尙書救汝。汝若投兵。迎降。當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尙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至雙流。周視塹柵。怒曰。重複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將斬白文現。監軍救免。命悉平塹柵。留兵五百守之。賊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詢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請降。仁厚悉撫慰。書其背使歸。寨中餘衆悉出降。仁厚謂降者曰。本欲卽遣汝歸。爲前途諸寨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出降。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遇之。衆投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又明旦焚寨。使降者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衆鉤出之。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穀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至。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

旗前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其衆皆降。羅夫子奔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皆不應。明且，諸寨呼譟爭出。羅夫子自刎，衆挈其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諫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期年。今遇尙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陳敬瑄身諸帥於市，自餘不戮一人。敬瑄榜邛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請準法。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榜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數百畝，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耳。敬瑄召刺史按之，刺史以憂死。

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數戰不利，欲退保銅官，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要害，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餽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人心皆思歸，人心旣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至是屢破儒兵，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疲，行密縱兵擊之，儒軍大敗。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

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授楊晟。使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以待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將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且出洵虜。薄暮乃還。曾無守備之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伏兵門內。望洵虜者稍遠。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狀。以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洵虜。三乞置招安寨。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宜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姓。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帖入山。招其親戚。七乞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漏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而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稍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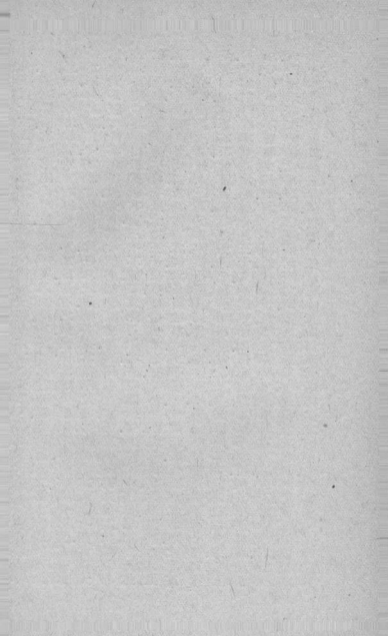
河北宣撫使李彌大有大校李復者。鼓衆大亂。淄青附之。彌大檄韓世忠追擊。世忠兵不滿千人。千人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勦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李復。餘黨走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尙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啖。就降其衆萬餘。真定懷衛間金兵甚盛。方密修戰攻之具。宗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京城四壁。

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遣戰車千二百乘。又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各山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矣。

岳飛奉命討楊太於洞庭。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法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王瓊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任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也。若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

孟珙敗金武仙於順陽。初。金唐鄧行省恆山公武仙次兵於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剌瑗。

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珙逼天錫營。俘其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於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以城降。移刺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爲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於制使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其請。秋七月。孟珙大敗武仙於馬蹬山。降其衆而還。先是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柴。其大柴在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帖山三柴蔽其前。三柴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柴。則帖山沙窩孤立也。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擣王子山柴。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戰。大捷。丁順復破黑里柴。於是仙之九柴六日而破。其七。珙召儀曰。此柴旣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劉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安榜以往。珙料仙勢窮。必上帖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詰旦奪帖山。駐軍其下。當前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帖山。及半。文彬麾旗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崖谷。山爲之赭。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穉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授方略。明日攻石穴。雨夜。虜食起行。晨至石穴。時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於鮎魚柴。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於銀葫蘆山。又敗。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



乾坤大略卷六

攻取必於要害

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漢之諸將與戰。大敗而還。帝詔耿弇軍漆。馮異軍栒邑。祭遵軍汧。吳漢等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栒邑。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栒邑。異卽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壓境。狃於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卒起。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叛。囂降漢。

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斬囂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爲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

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語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爲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彧亦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

漢是我獨以兗豫當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嘆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強。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曹操欲自擊呂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

操圍下邳久，疲敵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擊之可拔也。乃引沂泗水灌城降之。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懼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擴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

關羽討樊，威震華夏。孫權與羣臣議所伐，權曰：今操撫輯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今日取之，操後句必來爭。雖以七六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爲守也。權善之。

吳步闡據西陵叛降晉，陸抗急圍之。晉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之，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動，其患不可量也。乃率衆赴西陵。

劉曜圍後趙洛陽。後趙王勒欲自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召徐光謂曰：「庸人之情，皆謂曜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以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對曰：「曜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北，平定天下，在此一舉矣。」勒笑曰：「卿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會榮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濟自大碣。謂光曰：「曜盛兵成皋關，上策也。沮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禽耳。」至成皋，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於鞏營之間，卒戰於西陽門外，擒曜。

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伐魏。自將大軍繼之，平拔魏乾壁。魏主珪遣長孫肥爲前鋒，自將大軍繼後以禦之。肥敗，平走柴壁，嬰城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救平。將據天渡，運糧以餉平。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今秦兩犯之，宜先遣奇兵據天渡，柴壁可不戰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防平出，外拒興入。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爲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率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阮之南，興退走四十餘里，屯汾西，伐柏材，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鉤取爲薪，平糧竭，矢盡，夜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赴水死。餘衆二萬人皆就擒，興力不能救，舉軍痛哭。珪乘勝進攻蒲坂。

李密說翟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衆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

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榮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攻榮陽諸縣多下之。

唐太宗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安市城險而兵精。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上從之。世勣遂攻安市。不下。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皆坑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高延壽高惠真共請曰。烏骨城主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請召張亮拔烏骨。渡鴨綠水。直取平壤。上將從之。爲長孫無忌所阻。卒無功而還。

貝州刺史張源德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晉主請先源德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爲我有。晉主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旣孤。然後可取。乃遣騎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克之。

狄青討儂智高。進次賓州。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險阨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客座。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關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渡崑崙關。旣度。大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已

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鋪。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於後。蠻使駭勇者當前。盡執長槍前鋒。孫節戰不利死。將卒畏青莫敢退。青登高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其後。斷蠻軍爲三旋而擊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槍立如束。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智高焚城遁去。

張宏範攻樊城。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鎖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阿里海涯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爲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平。



乾坤大略卷七

據守必審形勝

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強。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檄書至。寇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陣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強。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擒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

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劉表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各擁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焉。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率多貪暴。爲下所患。若使人誘之以利。必以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衆。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初。何進遣張楊募兵并州。會進敗。楊留上黨。有衆數千人。至是歸袁紹於河內。與南單于屯漳水。韓馥以

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有遜讓。紹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至。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馥所親辛評荀諲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亦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奈何。諲因說馥舉冀州讓紹。馥性恇怯。然諲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乳哺。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紹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衆略東郡。操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此

條見一卷

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抄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賊果爲所殺。曹操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說別駕治中迎操領兗州刺史。賊衆精悍。工兵寡弱。操撫循激勸。明設賞罰。乘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追至濟北。悉降之。

得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詔以金尚爲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復往攻陶謙。陳宮說張邈張超叛曹。迎呂布爲兗州牧。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惟鄆城范東阿三城不動。彧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不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過范。說其令斬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士所宜詳擇也。夫布粗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也。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允泣涕許之。遂殺汎崑。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宮不得渡。至東阿。令棗祗已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布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乃進攻之。

操還鄆城。布屯山陽。袁紹使人說操。欲使遣家居鄆。操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今兗州雖殘。尙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斬蘭等。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且河濟天下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不先定。今分兵東擊陳宮。以其間收熟麥。一舉而布

可破也。若舍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布乘虛寇暴，人心益危，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操乃止。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西有大隄，操隱兵隄裏，出半兵挑戰，既合，伏發，大破之，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

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己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卑溼，雒陽殘破，宜徙都鄆城，以就軍實，操拒之。田豐曰：「徒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擒，雖悔無益也。」紹不從，而亡卒有以豐謀白操者，操解穰圍而還。初，袁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今倡義舉大事，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勇，以道御之，焉無所不可？」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焉。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船乎？」權遂從之。

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相守月餘，操引還長安。

曹爽與夏侯元兵十餘萬，自略谷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此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深禍，遂遣護軍劉敏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互百餘里，不絕。帝遣費禕救之，魏兵不得進。」

吳諸葛恪入淮南。或曰：宜圍新城。俟救至而圖之，可大獲也。恪從之。魏司馬師問於虞松曰：今二方皆急，而諸將意阻，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者，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遁。諸將之不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謂我並力於東，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解狄道之圍，救毋邱儉等。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吳。維果以糧盡引還。魏揚州牙門將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不克，乃引去。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恪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乃競於外事，載禍而歸，其亡可立待也。

夏王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必將南歸。若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嶺北郡縣皆降。及聞劉裕東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宜先遣游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遣子瓚帥騎二萬向長安，別將屯青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爲後繼。

哥舒翰禦祿山，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尙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

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敵之。不可輕出。楊國忠疑輸謀已。言上趣之出兵。果敗。

張巡守睢陽。爲東南屏蔽。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於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日。我則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獲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崕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率軍士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堅整。賊不敢逼。

王稟守太原。黏沒喝攻之不下。乃分兵趨汴京。平陽叛卒。導金人兵入南北關。沒喝嘆曰。關險如此。而使
我過之。南朝無人矣。

陳規守德安。中原郡縣皆失守。獨此一城存。

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

郡宜司但當留守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將等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行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宜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阨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尙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兵於岷州大潭孫偃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吳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尙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

吳玠守和尙原餽餉不繼吳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玠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三月辛亥朔兀朮撒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尙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玠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關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玠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壞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玠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玠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玠軍少餽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玠以駐隊矢迭射翼日敵命攻西北樓又卻之玠急遣田晟相救金人宵遁玠遣張彥劫橫山柴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度玠

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不妄動矣。

劉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帝慮張俊劉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張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卽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等相應。劉猗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於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沂中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十突入其軍。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

岳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用瓊兵隸之。帝詔德用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略。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旣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

副留守劉錡赴東京。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急趨三百里。至順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乾坤大略卷八

立國在有規模

先主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劉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爲西曹掾。時軍用不足，備以爲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或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留霍峻守葭萌城，璋將向存帥萬餘人攻圍一年，峻兵才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斬之。備以爲梓潼太守。

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爲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此條見一卷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

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己請和，而彼復肆侵凌。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浚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夔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温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與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其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阻，卽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戊戌，帝遂發臨安。劉錫福、楊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壬寅，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見遠也。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已去。劉麟、劉猷不能獨留，亦遁。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鼎奏金人遁歸，猶當博采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執政議攻戰備禦，綏懷措置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爲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旣退，遂用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旣退，宜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

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歲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惟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屏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枝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守防，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東南形勝無如建康，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規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恃，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

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賈似道，爲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二。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饋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則率然之勢成矣。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處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

得行則天敗我也。銜璧與榘之禮，請備以俟。

乾坤大略卷九

兵聚必資屯田

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軍仰食桑椹。袁術軍取給蒲葦。棗祗請建置田官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爲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給食。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餽餉之勞。操使御史衛覬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諸將多引於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今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自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強。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操從之。關中由是服從。

魏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使尙書郎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恆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

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逮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岳飛復襄陽。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女子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俟糧足。卽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此興矣。

乾坤大略卷十

克敵在勿欲速

漢王以項羽負約。不王已關中。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衆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細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物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高祖爲漢王。就國。張良送至褒中。王遣歸良。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及韓信引兵出。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旣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乘虛迭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恃者。皆北方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歸巢穴。關東比熱。官軍必困而思歸。賊伺官軍之

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塞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之。上敕李光弼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尙銳。未可輕進。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於邙山。光弼依險而陣。懷恩陣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陣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

太祖與趙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

乾坤大略補遺一卷

補遺

自吳以下。國於江東者六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褚裒有彭城之勝。桓溫有灞上之勝。謝元有肥水之勝。劉裕有關中之勝。到彥之有淮南之勝。蕭衍有義陽之勝。陳慶之有洛陽之勝。吳明徹有淮南之勝。此十者。皆起於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

甘甯自黃祖亡。奔孫權。乃獻策曰。今漢祚日衰。曹操終爲篡盜。荆南形便。誠國之西勢也。甯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曹圖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并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魯肅言於孫權曰。荆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里千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若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違離。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曹所先。

孔明說昭烈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

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自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周瑜謂孫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爲操後患。而操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軍八十萬。而各恐懼。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病。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疾病之卒。御狐疑之衆。數雖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曹操旣破還。瑜復見權曰。今曹操旣敗。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盛曹。北方可圖也。

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病。初一交戰不利。引次江瑜北。等在南岸。瑜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

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建以旌旗，豫備走舸，繫於船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火發，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燄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擂鼓大進。北軍大潰，操引軍走，遇泥濘道不通，悉使羸兵負草填之，蹋藉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損其大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甘甯徑進，取夷陵守之。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東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餽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卽棄而走。豹兵又饑，以爲逖士衆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餽豹，逖又使潛邀擊獲之。豹宵遁，逖使潛進屯封邱以逼之。逖鎮雍邱，後趙鎮戍歸逖者甚衆。先是李矩郭默等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示以禍福。逖皆受逖節度，詔加逖鎮西將軍。逖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泣。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皆叛後趙歸晉。逖練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降於後趙，勒復斬送其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惡猶吾惡也。自是後趙人叛歸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桓溫帥師伐秦，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浙川趨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夏四月，溫遣別將攻上洛，獲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秦王健遣太子萇等率衆五萬拒溫，戰於藍田，秦兵大敗。溫轉戰而前，進至灊上，萇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慰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道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聞溫入關，披褐謁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灊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秦丞相雄等戰於白鹿原，溫軍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爲糧，旣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徒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欲與猛俱還，猛辭不就。萇等隨溫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亡失以萬數。苻雄擊司馬勳，亦敗還漢中。溫之屯灊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長安，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溫退乃還，顯言於衆，自矜其勇，而咎溫之持重。

秦王堅遣長樂公丕、將軍苟萇、石越、慕容垂等四道會攻襄陽。桓沖在上明擁衆七萬，憚秦兵不敢進，不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不從之。後朱序果以力屈被執。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胡彬退保硤石，融進攻之。梁成等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元等憚

不敢進。彬量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吏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元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趨洛澗，成阻洛澗爲陣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俱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憚然如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陣，元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陣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陣少卻，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彼衆我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元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略陣，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

夏主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繫。」高平險固沃饒，可以定都。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姚興亦一時之雄，未可圖也。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興旣死，嗣子暗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諸城。秦王興嘆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

劉裕抗表伐南燕。四月，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瑯琊，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深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燕主超召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餘悉焚芟，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嘆曰：「旣不能逆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怒，收鎮下獄。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敵，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超大驚，單騎就陣於城南。藩等遂克其城，裕因縱兵奮擊，大敗之，斬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至

固克其大城。超退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因齊地糧儲。停江淮漕運。超遣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爲都督。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繫於一人。今陛下親將奔敗。士民喪氣。聞秦有內患。恐不能救。今散卒尙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爲美。樂浪王惠曰。晉軍氣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不亦難乎。秦與我唇齒也。安得不來。超從惠計。復遣韓范如秦。裕圍城益急。超請割地稱藩。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矣。裕謂其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裕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光寇奄至。奈何。裕笑曰。此正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甯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爲日久矣。光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

劉裕謀伐蜀。以朱齡石有武幹。練吏職。欲以爲元帥。衆皆以齡石資名尙輕。難當重任。裕不從。以齡石爲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蒯恩。劉鍾等伐蜀。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使隸焉。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出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由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兩書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而未知處分所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護縱果使。

譙道福以重兵守涪城。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賊已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且養銳以伺隙。何如。鍾曰。不然。前聲言大衆向內水。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兵猝至。侯暉已破膽矣。所以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知我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譙子虜矣。齡石從之。七月。攻其北城。克之。斬侯暉。南城亦潰。於是捨舟步進。賊望風奔。縱棄城出走。齡石遂入成都。誅縱宗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去。投道福不納。乃縊死。

劉裕將水軍自淮河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甚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令得西。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爲敵。救南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策也。不若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恆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守之。安能爲吾患。且夫爲國計者。唯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嗣乃遣長孫嵩阿薄干等。將兵十萬屯河北岸。裕乃引軍入河。而使將軍向彌留礪礪。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船有漂渡北岸者。輒爲魏人所殺掠。裕遣軍擊之。輒走。退則復來。四月。裕遣丁昨率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卻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氍。裕先

命超石戒嚴。珥舉超石帥二千人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圍之。四面肉薄。弩不能制。超石斷稍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鎗鎗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走潰。斬其將阿薄千。魏主乃悔不用崔浩之言。

沈田子傳宏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八月。太尉裕至閬鄉。秦主泓欲自將禦裕。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宏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圍旣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陣未立。而先薄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軍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噪。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萬餘級。泓奔還灊上。此條見三卷。

劉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主泓使姚丕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爲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者斬旣登。卽密使人解放艦。渭水迅速。倏忽不見。乃諭士卒曰。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歧矣。乃身先士卒。衆騰踴爭先。大破姚丕軍。鎮惡入自平朔門。泓將妻子降。

夏。王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必將南歸。若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嶺北郡縣皆降。及聞劉裕東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

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宜先遣游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遣子瓚帥騎二萬向長安。別將屯青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爲後繼。此條見七卷

魏主侵齊。至壽陽。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遂至鍾離。齊遣將崔慧景救之。劉景王肅衆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王廣之不敢進。黃門侍郎蕭衍問道夜發。徑上賢首山。魏人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遣長吏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自外擊之。魏解圍走。追擊破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賜相州刺史高閎璽書問之。對曰。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士不關一廛。夫豈無人。以爲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源。伐木者先斷其本。本源尙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南之本源也。三鎮未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旣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爲敵擒。天時尙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洛邑。蓄力觀變。布德行化。中國旣和。遠人自服矣。魏主從之。齊人據渚。斷津路。魏軍主奚康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依煙直進。飛刀亂斫。齊兵遂潰。

梁領軍曹仲宗直闕陳慶之。攻魏渦陽。尋陽太守韋放將兵會之。魏兵奄至。放營未立。麾下才二百人。赦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兵遂退。魏又遣將軍元昭等帥衆五萬救渦陽。前軍

未至四十里。慶之欲逆戰。放曰。前鋒必輕銳。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尚遠。必不見疑。宜及其未集挫之。乃帥麾下進擊破之。遂與諸將連營而進。

褚裒上表請伐趙。卽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任事貴重。不宜深入。宜先遣偏師。裒奏言。前已遣前鋒王頤之等徑造彭城。後遣都護麤進據下邳。今宜速發。以成聲勢。乃加裒征討大都督。裒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中原指期可復。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也。其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旣而才略疏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起兵附晉。求援於裒。裒遣部將王龕將銳卒迎之。與趙將李農戰於代陂。敗沒不還。裒退屯廣陵。陳遠亦焚壽春積聚。毀城道還。裒還鎮京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會裒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略盡。

宋到彥之保東平。魏攻宋金墉虎牢取之。至是宋加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欲引兵還。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以爲宜使竺靈秀助朱修之守滑臺。帥大軍進據河北。彥之不從。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旣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虜去我尚千里。滑臺尙有強兵。若遽捨舟而走。士卒必散。彥之乃引兵自清河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時兗青大亂。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皆勸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

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唯當見強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明徹決策請行，故用之。輒有功。初，尉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甚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齊乃使琳赴壽陽召募，以拒陳。瓦梁、廬江、歷陽、合肥皆降於陳。法麤禁侵掠，撫戍卒，與之盟而縱之。高唐、齊昌、瓜步、胡墅等城亦降於陳。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爾朱榮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爲前驅。葛榮曰：此易與耳。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揚塵鼓噪，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逐，刀不如棒，勒軍士各置袖棒一枚置馬側。至戰後，盧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表裏合擊，大破之。擒葛榮，餘衆悉降。

跋

此非談兵也。談略也。兵則千百端而不盡。略則三數端而已明矣。十卷挨次而進。各有深意。不可以一絲亂。然亦一時俱有。各卷中其前後左右中間。皆有含蘊。皆須發明。皆待接補。其爲機也甚活。其爲用也甚廣。其爲體也甚約。有言所已及者。有言所未及者。有及而已盡者。有及而未盡者。每摘其一字。可作十日讀。百日想也。故曰此定局亦活局也。然須先識活局。而後識是定局也。此又非解者不辨也。至於選將練兵。安營布陣。器械旗鼓。間諜鄉導。地利賞罰號令。種種諸法。如人之耳目口體。一物不可少者。則各有專書。不在此例矣。